

■ 家国天下 与时偕行④



亮相世博会的大中华品牌火柴及火花

以“中华”之名闪耀世界——

百年前国货顶流
如何上演“出海”传奇

■ 道老古

挖夹泥

励开刚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鄞西一带（今属海曙区）每当冬闲时，会动员社员疏通河道。一方面，是不让河道因淤泥过厚而堵塞；另一方面，上层的淤泥来年可当作农家肥使用。部分挖上来的河泥，堆积几年后，还可以作为砖瓦厂的原材料。

一天，集士港广昇村（原红莲池村）的村民在挖河泥时，发现挖出来的泥与煤炭一样，颜色呈黑色，泥层中带有碳化了的树枝、树叶、芦苇等物，大家很好奇。有一位丁姓村民把挖上来的几大块泥土放在晒场上，分成小块翻晒，晒干后，发现与煤炭极为相似。他就在自家土灶里当作燃料试用，起先只有烟没有火苗，他就用扇子扇，没想到这些泥巴真的能燃烧。于是，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大伙儿，人们称这种泥土为“夹泥”，一场挖夹泥的行动由此展开。

当时的浙东农村，燃料主要是田里的稻草，拖稻草辛苦不说，每年还要留出一部分作为畜牧饲料和其他用途，因此稻草要省着点用。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夹泥当燃料，人们自然是欢天喜地，挖夹泥的积极性很高。后来，由于河道挖得太深，影响河岸的牢固性，上面规定不让挖了。大家就在自留地里挖，有的生产队在集体的稻田里挖，一部分夹泥分给社员用，另一部分给大队的土砖窑烧砖用。据说当时有关部门派人来做过鉴定，认为这一带原先是广德湖的中心，广德湖内的芦苇、树木等可燃物经过多年的淤积，形成了这种可以作为燃料的夹泥，这与煤炭的成因是一样的。

记得我家挖夹泥时，请了五六位亲戚朋友帮忙。先在田角边开挖，挖到1米左右深时，就能看到黑黑的一层夹泥，厚度在60厘米左右，有的地方稍厚一点。然后把夹泥压成块状，一块块传递上去，挑到空地晒干即可。在那次挖掘过程中，表哥还意外挖到一支簪子，交给父亲，起先我们以为是金子做的，因为它的表面非常亮，后经鉴定是铜簪。当时的人们文物保护意识不强，铜簪在抽屉里放了好多年后不知去向。听说其他村民还挖到过瓷器等物品，也没当回事。

那段时期，我们村每家每户都挖夹泥，大家把挖上来的夹泥分成小块，晒干后放在小间里。家里的土灶也做了改造，先改用拉风箱灶，后来又安装上了小型的管风机，这样更加省力，火势也更旺。烧夹泥要比烧稻草省力很多，烧一锅饭，炒几个菜，只需要少量的夹泥即可，而且烟也小得多。唯一遗憾的是，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不能跟年糕、番薯等食物了。

夹泥大概使用了五六年时间。一方面，方便挖夹泥的田少了，毕竟这是不可再生资源。另一方面，挖夹泥会产生不安全因素，挖过夹泥的稻田，会比其他稻田更容易塌陷，拖拉机等机械会陷在田间无法操作。后来，人们就把比较烂、比较陷的稻田统称为“夹泥田”。由于影响田间作业，挖夹泥就被禁止了。

李元甲 徐克天 黄银凤

“国货”一词诞生于20世纪初的中国，那是一个连点火都要依赖进口“洋火”的年代。外患频仍，实业凋敝，却催生了民族觉醒与工业自强的火种。“振兴中华，实业救国”成为那个时代最燃的口号，一批实业家应运而生，在品牌上纷纷镌刻“华”字——大华、华生、华商，以此宣告国货崛起。

在这场自救图强的浪潮中，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脱颖而出。他不是第一个做火柴的，却点燃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根安全火柴，也点亮了大半个中国的黑夜。从此，火柴不只是日用品，更是民族工业的象征，是中国制造的光。

百年前，写着“大中华”的火柴，如何突破重围、漂洋过海，闪耀芝加哥世博会的国际舞台？这场火柴“出海”的逆袭传奇，至今仍值得我们回望。

一根火柴 见证历史

577年，寒夜中的北齐皇宫里，一群宫女将硫磺涂抹在松木片上，制成了名为“发烛”的原始火柴。南宋临安街头，小贩叫卖着“焠儿”，杭州百姓用这些木片引火点灯，烟火气中藏着东方最早的“火种”。然而，当马可·波罗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时，中国却因技术停滞，让火种的光芒逐渐黯淡。

鸦片战争后，英国商船载着成箱的“自来火”驶入广州港。这些火柴用黄磷制成，一盒火柴的价格，能买一个半斤重的大烧饼。彼时，中国90%的市场被“洋火”占据，百姓无奈自嘲：“连生火都要看洋人脸色！”

在那个肥皂被称为“洋碱”、蜡烛被称为“洋蜡”、火柴被称为“洋火”的时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列强攥在掌心里。

直到1920年，刘鸿生——这位昔日的“煤炭大王”押上全部身家，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厂。为此，他渡洋外出考察，以每月1000元的高薪，聘请了归国的化学博士林天骥。经过半年多试验，终于突破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技术瓶颈。

5年后，“鸿生”牌火柴因为头大、发火快、火苗白且安全性高，成了当时的名牌产品。刘鸿生提出了同业合并、厚集资金、协力图存的倡议，说服上海英昌火柴厂和周浦中华火柴厂两家民族企业，组建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一点一点从瑞典“凤凰牌”火柴手中夺回市场。

精心筹备 竞逐世博

1932年，芝加哥这座工业之都正因即将到来的建市百年庆典而沸腾，一场盛大的世界博览会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而远在东方的中国，接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

当时政府深知，这是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工业实力的绝佳机会，因此专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开始积极筹备参展事宜。

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以卓越的品质和浓厚的民族特色，赢得了筹委会的青睐。筹委会特意向大中华火柴公司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能携大中华火柴代表中国民族工业亮相芝加哥。

今天，在宁波帮博物馆展览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盖着筹委会“证品处”蓝色印章的邀请函，内容为：“美国芝加哥城定于明年举行百年进步博览会，我政府应允参加并组织筹委会，先期征集近百年来，山泽蕴藏之精英、民生日用之品物、科学昌明之迹象等，供观摩研究，以争国际光荣，而予外人之深切认识中国。素仰尊处出品精美，符合条件，请派员组织作品，先在上海预展，然后送外展览……”

收到证品函后，刘鸿生立即意识到这是中国火柴工业“破局出海”的历史性机遇。他明白，面对长期垄断中国市场的“洋火”的倾轧，唯有让民族品牌走上世界舞台，才能打破外资桎梏。

刘鸿生果断把握契机，带领大中华火柴公司开启全方位筹备。一方面，他精选旗下名烟、金鸡、金鼠、



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海报

仙鹤等七大品牌火柴，要求产品必须达到“发火灵敏迅速”的技术标准；另一方面，他亲自督导火花（火柴盒贴画）设计，将祥云、宝塔、五蝠等中国传统元素融入其中，打造具有鲜明“中国范儿”的文化符号。从磷面配方到包装美学，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以国货抗衡洋货”的信心。

日本惊叹 世界认可

1933年5月，大中华火柴满载着民族的希望，远渡重洋，抵达芝加哥。名烟、金鸡、金鼠、仙鹤、五蝠、飞轮、双斧，一个个充满东方韵味的火柴品牌，在展台上竞相辉映。

由于芝加哥世博会的主题是“一个世纪的进步”，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主要内容，特别重在展示发生在人们身边的物理、化学等反应而取得的工业成果，所以在博览会的化学展上，特意安排了火柴擦划引燃过程的展示。这对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的中国民族工业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哧——”一声清脆的摩擦声划破空气，火柴棒在盒侧轻轻一划，橙红色的火苗瞬间跳跃而起，在空气中燃烧，带着温暖的光亮与熟悉的气味。

这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场景，可在当年博览会的展厅里，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原因无他，因为这根火柴并非来自欧美，也不是出自日本，而是来自中国。在众多西方品牌称霸市场的时代，一盒印着精美东方图案、火焰稳定、燃烧持久的大中华火柴，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也等于向世界宣告：“把‘洋火’变为‘国火’，中国人做到了！”

这场盛会后，大中华火柴的名字迅速传开，甚至连火柴生产大国日本也为之折服。《朝日新闻》曾在报道中坦言：“大中华火柴的质量超过了日本和瑞典的。”

刘鸿生精心策划的这场“出海行动”最终在芝加哥世博会上大放异彩。世博会后，大中华火柴声名远播，火柴销量占中国市场大半壁江山，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告诉世界，中国民族工业有能力也有实力，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打火机、电子点火器横空出世，火柴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刘鸿生与大中华火柴厂的历史价值，永远值得被铭记。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3月26日，《百年薪火永相传——刘鸿生与民族火柴工业》专题展览在宁波帮博物馆二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将持续展出至6月20日。展览引领观众回溯民族火柴工业的发展历程，感受刘鸿生如何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以实业兴邦的信念点燃国货之光。

据策展人介绍，本次展览旨在深度挖掘与系统呈现宁波帮博物馆的研究成果，通过丰富多元的展陈形式，将宁波籍海内外人士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所展现的卓越贡献与独特精神，全面且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穿越”时空，领会他们薪火相传的爱国心、桑梓情，感受他们的深厚底蕴与蓬勃力量，传承他们意蕴深沉、气魄恢弘的时代精神。

宁波博物院（宁波帮博物馆）供图

■ 乡愁

鄞江庙会 乡土记忆

赵淑萍 文/摄

三月三是上巳节，这个节日和水有关，人们在水边举行祓禊仪式，消除不祥，然后曲水流觞，饮酒赋诗。著名的《兰亭序》就源于一次上巳节的雅集。

在宁波，三月三也有跟水相关的习俗，那就是鄞江庙会。鄞江镇，西倚四明山麓，东通三江口，南入山去奉化，北可抵达梅园，被称为“四明锁钥”。鄞江庙会，一年有三次，分别是三月三、六月六、十月十。

鄞江庙会的核心是纪念主持建造它山堰的唐代官员王元暉。它山堰与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历经千年保存完好，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据宋代志书《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该地溪南沿流是山，溪北是平地，至此始有一小山虎踞岸旁，与溪南众山相对峙，因孤立一座，不与其他山相接，故名‘它山’。”“它”的发音为“tuō”。

唐大和年间，山东琅琊人王元暉出任鄞县县令。王元暉本是京官，在翰林院任职，起初春风得意，连升三级，但因为耿直清高，遭同僚妒忌、奸佞陷害，被贬为金华府同知，后又任鄞县县令。他到任后，发现鄞江一带“田不可稼，人渴于饮”，主要原因就是江河不分。上游的樟溪河，一股流入光溪灌溉鄞西大地，一股注入鄞江出海。雨季时下游一片汪洋，而旱时溪流干涸，更有入江的咸水倒灌。于是，他主持建造了它山堰。“砻糠察高程”“木鹅木鸭试坝址”的故事流传甚广，这位县令为建造此堰，是经过精心勘察和筹备的。

唐大和五年（831年）十月初十，正好是王元暉寿辰，他宴请宾客，宣布它山堰开工。大和七年（833年）三月初三，正好是他的夫人陈素娥生日，这时它山堰大致完工。

它山堰泽被后世。建成后，上游的水被堰阻拦，流入南塘河，使鄞西20余万亩农田得到灌溉。洪涝时，上游洪水漫过堰面注入鄞江，最后泄入大海，减轻涝情。它山堰充分发挥了阻咸、蓄淡、排涝功能。千百年来，风雨沧桑，斗转星移，它仍然低调而牢不可摧地守卫在樟溪出口处。20世纪90年代，为了修它山堰，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等人前来测绘，不禁惊叹于它山堰先进的建造科技，无论是倾斜的角度、建造的材料及堰体平面略向上游鼓出的弧形，都造就了强大的抗折能力。

王元暉生前郁郁不得志，身后因它山堰而得到了景仰。当然，伴随着建造它山堰还有一个“十兄弟打生桩”的故事，很是惨烈，这十位勇士可能是在建坝过程中牺牲的民众代表，后人将其神化了。

当地百姓为王元暉建了庙。南宋乾道年间，宋孝宗敕赐庙号为“遗德”，称为“它山遗德庙”。据说这里还有丞相史浩力荐的因素。宝庆年间，王元暉被敕封为“善政侯”。清康熙时，又被加封为“孚惠遗德庙善政灵德侯”。每逢三月三、十月十，当地举行庙会，人们抬着王元暉的神像鸣锣开道，舞狮、踩高跷、挥舞彩灯彩旗……巡游队伍经鄞江、洞桥、宁锋、句章四个乡镇，行程40余里，民众一路设祭，还上演连台好戏，娱神娱人，参演的有昆班、徽班、绍兴班、台州班。起初是民祭，后来上升为官祭、公祭。至北宋时，庙会已有了成套的礼仪。当然，庙会也催生了集市贸易，商贾市民云集，集市上果蔬糕点、生猛海鲜、服饰鞋履、生活生产用品，应有尽有。

“庙会的集市十分有序，镇上官池墩以摆放竹器为主，如竹篾、洗帚、扫帚、土箕、箩筐等，许家桥头以缸、甕、碗等瓷陶器具为主，苏义生路以车板、竹木器为主，最闹猛的是大德会鄞江桥桥屋，床上用品、日用百货、风味小吃大多集中于此。”有一位本土作家曾这样描述鄞江庙会。

鄞江庙会在整个宁波府都有声名。新中国成立后，庙会一度中断。20世纪70年代末，“三月三”和“十月十”以“鄞江物资交流会”的名义逐步得到恢复。2009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初十，恢复了庙会祭祀仪式和行会巡游。2012年，鄞江它山贤德庙会被列入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除了三月三、十月十，还有六月六。在它山堰建成以前，光溪及北溪港一带水路受阻，沙石淤塞，农历六月初六前后正是农闲时分，农民自发去挑沙石，疏通河道，称“淘沙会”。此时水稻扬花，故又称“稻花会”或“太平会”。

如今的鄞江庙会，配合鄞江镇历史文化的宣传和经济建设，创意迭出。非遗手作、民俗表演、皮划艇项目、宋韵古风、美食品尝、特产展示……烟火集市，文化盛宴，一路铺展开活色生香的民俗文化长卷。逛庙会之余，人们还可观赏鄞江山水，穿行于古色古香的廊桥，漫步于如诗如画的晴江岸，看粉墙黛瓦的民居，陶然忘机。特别是三月三，在这个与水有关的节日里，人们亲水、近水，缅怀那位治水的能臣。古老的庙会，焕发着新的生机。

河海交汇、通江达海的宁波，水利尤为要务。历史上，一些对水利和农业有杰出贡献的官员，如王安石、吴谦、吴潜、钟元鼎等，民众为他们建庙并举行庙会。这些庙和庙会，是对他们品行功绩的肯定和彰扬，同时也成为这一方乡土的永恒记忆。



鄞江三月三庙会一景